

向建军70周年献礼

# “万岁军”纪事

● 谷办华 著

類

同志其此區多領  
以城南'華國' 10

所置航源是阻  
各百餘條日美路  
中、計日戰果最著

事、戰、戰、戰、戰  
結、結、結、結、結

戰、戰、戰、戰、戰  
結、結、結、結、結

中國人民起義軍萬歲！  
此心萬萬歲

記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新登字(京)11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“万岁军”纪事/谷办华著. - 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1997.5

ISBN 7-5033-0428-6

I. 万… II. 谷… III. ①报告文学-中国-现代 IV. 125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)

电话:62183683

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7年5月第1版 1998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0.5

字数:510千字 印数:8001-13,000

定价:26.00元(膜)

# 序

我参军的时候只有十七八岁，到县里集中的那一天，几百个新兵住在一个大房子里。接兵的排长、连长们给我们唱歌，排着队，背着手，挺着胸，昂着头，挺庄重的。歌的词儿没有全听清，但“钢铁的部队，钢铁的英雄，钢铁的意志，钢铁的心”，“秀水河子歼灭战，队伍打成钢”，“大小几百仗，仗仗有名堂”，“三下江南，打得敌人胆破心又慌”，“四打四平街，威名全国扬”之类的词是听得真真的。看着他们一个个唱得脸红脖子粗，把房子震得嗡嗡响，眼里仿佛都还闪着泪，我们不禁也肃然了。

后来我们知道，那就是三十八军的军歌。老前辈们告诉，那是一九四八年春，东北鲁迅艺术学院的音乐家刘炽、晓星到部队采访有感而作，歌的题目就叫《钢铁的部队》，副题是“献给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纵队”。老前辈们唱着这支歌驰骋辽沈战场，接着告别黑土地，挥师入关。在天津城下，在扬子江畔，在十万大山，在红河岸边，在鸭绿江旁，在三千里江山，在白山黑

水，在太行中原，歌声总是伴着那行军的队伍，那血染的战旗，那冲锋的呐喊，那长眠的战友……说的时候，老前辈们的眼里每每含着泪。

我们于是也接着唱，在首都受阅的大街小巷上唱，在塞北高原的蓝天白云下唱，在边关长城的要隘垛口上唱，在南疆边陲的绿山红土上唱……唱的时候也是热血沸腾，泪水连连。

那时，我自然不会想到，在后来的有一天，会由我执笔来集体给这首歌重新填词，词的触角直伸到“平江起义上井冈，铁流向北方”，“大战平型关，敌寇心胆寒”，“南征北战，艰苦奋斗英勇又顽强”，“跨过鸭绿江，碧血洒邻邦”，并由党委常委决定把她定为集团军军歌；也不会想到，我参与撰写的军史录相和集团军军史，全都以“钢铁的部队”命名，那长达两小时的军史节目，更是我献给这支铁流的一支颂歌。

我与军史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我在赣水闽山间寻觅，寻觅那红军的足迹；我在晋北滨海间求索，求索那民族的魂灵。渤海岸边，我看到了前辈们衣衫褴褛漂洋过海；长江两岸，我与前辈一起乘着木船抢渡天险。我知道鸭绿江仍然记得那些穿着条纹状棉衣的忠勇之士，我知道中原太行哪里飘扬过三十八军的旗帜。

我听我们军的老司令万毅讲他化装成病人躺在小驴车上进的沈阳城，揭开了东北挺进纵队艰苦奋战的第一页，听他讲三下江南、四打四平的那些个多雪的冬天和浴血的夏天；听老政委梁必业讲平型关大捷，滨海“翻边”，讲尖刀直插湘西南，花桥战斗的炮声连着开国大典的礼炮声；听我们军各个时期的老首长们——吴岱讲那个没有命令的胜仗拉法新站之战；刘贤权讲千里进军滇南，军旗直飘河口；裴飞正讲钢八连救朱村，讲天津城头那不倒的红旗；刘庆贤、赵芳玉、卢锡勤讲金汤桥边的战斗；范天恩、刘成斋、陈德俊讲飞虎山五昼夜；于敬山、刘海清、邢泽讲三所里、龙源里穿插，讲接到彭总“三十八军万岁”的电报后部队的喜悦和欢腾。……我抚摸着活“烈士”李玉安的伤残塌陷的右肋，听

他讲隐姓埋名四十年的故事；我和被美国佬的凝固汽油弹烧得面目全非的活“烈士”井玉琢作彻夜长谈，知道他二等乙级残废的复员费就是三百五十斤高粱米。我听杨子荣的老团长王敬之和他的战友姜国政、刘成斋、姜振德、王祝金、袁文刚、刘瑞珠讲生活中的杨子荣的传奇故事；我在岵峡河村西那幢存在了八十多年的石屋里，听杨子荣的老哥哥讲他家被当作“土匪”家属而停止代耕的前前后后。青口城下的十八勇士，我们的连长何万祥，打不死的张文祥，神出鬼没的孟庆友，智夺城楼的赵洪江，安东卫、演马庄，胶县城头红旗扬，还有那英雄钟家全、重布山、曹玉海、郭忠田、徐恒禄、高润田，一个个在我的眼前活灵活现。

军里的领导说，你把这些写成一本书吧，这可是三十八军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啊！要让她一代一代传下去，发扬光大起来；要让她轰轰烈烈扬播于世，让世人都知道在昨天，曾有过那些献身的英雄的名字，是他们的血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。

我于是就写啊，写啊，一天伏案十多个小时，反复考证各种史料，既尊重史实，又不拘泥于原素材，一边写一边发。《谁是杨子荣》在《解放军报》发表后，曾被全国十多家报刊转载或连载；《松骨峰下来个活“烈士”》在《青春岁月》发表后，被评为全国青年报刊好作品二等奖。这更加促进了我的创作热望。三百多个日日夜夜过去，我于是捧出了这部长达五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集，献给那些为三十八军的军旗增辉的去世的和活着的、有名的和无名的英雄们。

当我抄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那是个深夜，我觉得我身后站着那些个已经作古了的英雄们的长长的行列。他们都睁眼看着我，仿佛在笑，或者在哭，我于是和他们一起笑，一起哭。我不知道他们对我是否满意，可我知道我是确确实实和他们一起从平江城头走来，风风火火、曲曲折折地走到了今天。我觉得我的灵与肉、心与血全部融进去了，做了我一个后人应该做尽管还做得不尽圆满的事情。这里的每一个篇章都是独立的，放到一起则又是一幅

完整的历史长卷，英雄画廊。

我觉得英雄们、前辈们为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，抱着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儿的坚定信念，具有的敢打硬仗、大仗、恶仗的猛劲，不畏艰险、不怕牺牲的拼劲，百折不挠、愈战愈勇的韧劲，和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一往无前、勇争第一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我军荣、振我军威的集体主义，以及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到任何时候都是永放光芒的。我于是在题目上写上了彭总喊过的“万岁”二字。

我在三十八军这个英雄集体的怀抱里已经渡过了二十多个春秋，远比我在故乡成长的岁月要长得多。我不知道我算不算得一个三十八军的儿子？

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夜

鐵的勁旅  
美的故事  
魏巍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 .....              | 1   |
| 平江起义 .....           | 1   |
| 会师井冈 .....           | 88  |
| 团长、政委和一角五分钱过节费 ..... | 02  |
| 铁脑壳、铁臂膀和霹雳山的故事 ..... | 109 |
| 血染湘江 .....           | 117 |
| 雄关漫道 .....           | 129 |
| 奉毛主席的命令 .....        | 141 |
| 平型关的黎明 .....         | 154 |
| 杨勇回战书 .....          | 165 |
| 青口十八勇士 .....         | 178 |
| 我们的连长何万祥 .....       | 192 |
| 打不死的张文祥 .....        | 205 |
| 老孟吃席 .....           | 213 |
| 叔叔何时归 .....          | 219 |
| 火攻演马庄 .....          | 229 |
| 智夺城楼 .....           | 235 |
| 血战安东卫 .....          | 242 |
| 青青的马尾松 .....         | 252 |
| 夜打胶县 .....           | 257 |
| 北下关东 .....           | 265 |
| 第一个春天 .....          | 276 |
| 回戈一击 .....           | 288 |
| 围点打援 .....           | 303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美国佬“OK” .....     | 312     |
| 追歼八十八师 .....      | 318     |
| 谁是杨子荣 .....       | 326     |
| 团结旗手 .....        | 333     |
| 哨    位 .....      | 341     |
| 不倒的红旗 .....       | 348     |
| 直捣金汤桥 .....       | 357     |
| 活捉陈长捷 .....       | 375     |
| 小白楼擒酋记 .....      | 385     |
| 骑兵追坦克 .....       | 393     |
| 炮击“紫石英”号 .....    | 398     |
| 七只小船渡长江 .....     | 407     |
| 开国礼炮 .....        | 413     |
| 最后的角逐 .....       | 419     |
| 追剿郭和尚 .....       | 432     |
| <br>飞虎山五昼夜 .....  | <br>443 |
| 三十八军万岁 .....      | 460     |
| 龙源里的第一道闸门 .....   | 519     |
| 松骨峰下来个活“烈士” ..... | 530     |
| 再    生 .....      | 540     |
| 魂兮玉海 .....        | 552     |
| 屏障三日 .....        | 572     |
| 哦,白马山 .....       | 581     |
| 红红的金达莱 .....      | 594     |
| 前    夜 .....      | 599     |
| <br>一座活的雕像 .....  | <br>603 |
| 同一片蓝天白云 .....     | 614     |
| 大地呼吸山峰 .....      | 627     |

## 平江起义

### 一

湖南省南县位于洞庭湖的西侧，境内沟河纵横，港汊满布。1928年6月里的一天，县城不远处的河边一字儿停着好多大帆船、小火轮。百姓们自然不知道这些船是干什么的。只有湘军独立五师的官兵们知道。

前些日子，师长周盘到一团来训话，讲着讲着，嘴边缺少站岗的，透露出五师将要开到平江去“剿匪”。当然，这也许是他故意说的，以探上下之心也。

五师的上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尤其在一团，那更是跟开了锅似的。

士兵们说：“‘剿匪’、‘剿匪’，光知道‘剿匪’，老子抽黄烟的钱都没有，礼拜天了还得上车站、码头去拣烟屁股。”

“几个月没发饷了？三个月了吧？”

“去年还有两个月没发清呢！”

“不走，不走，去他娘的！当兵吃粮，性命飘洋。发了饷，老子们才走……”

说这些话的大都是些老兵，还有好多是班长，不少还是团里的一个秘密组织——士兵委员会的成员。他们在里面积极活动，活动的结果，全团的班长代表们公开集合到了县城的文庙，要商量

个所以然来。

班长们坐进会场，气氛很热烈，但心里也都惴惴。闹饷是要杀头的，他们都清楚。可意想不到的，会议一开始，首先发言的竟是团部的传令排长张荣生，这使大家忐忑不安的心一下子安定下来。

团部的传令排长，自然是传团长之令也。传令排长来掺和这事，团长也就不可能不知道，而且看光景，团长兴许还支持！

会场上的班长们都这么想。想到这点便都互相看看，看着看着便都微微笑笑。

大家心里想的这个团长是谁，那就是才从一营营长位置上提起来没几个月，一上任便宣布了：取消团长至连、排长的小厨房；军官不准手拿鞭子打兵两条禁令的彭德怀。彭团长要是支持，那老子还有什么怕的呢？

班长们支楞起耳朵，全神贯注地听张荣生发言：“……当年我们来当兵说是参加北伐革命的，是要打倒军阀，打倒列强，打倒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的，也为挣几个钱养家糊口，眼下是既不革命又不发饷，还要‘剿共’打农会，这是谁要这样干的呢？是新军阀蒋介石！”

班长们听张荣生提到新军阀蒋介石，心里都不由得咯噔一下。

张荣生越说越激动：“我们当兵的每月六块五，除了伙食三块三，只剩三块二角又不发，还叫人活不活了？穿草鞋抽黄烟都没法想，家里父母妻子要吃饭又怎么办？我们去找长官请愿，如果不发饷，全团中下士就不出发！念在彭团长一贯对弟兄们不错，我们顶多把队伍带上船，把枪支交待好，就离队不干了！”

“说得对，不发饷就不走！”

“不发饷不走！……”

班长们群情激昂，一片声嚷嚷着，支持张荣生的发言。

张荣生让大家尽可能多地吸收班长排长们参加，启发士兵自己写传单宣传，向社会散发，并串连二、三团和师随营学校的人

也来参加，以造成声势。

暗暗忙乎了六天后的上午，张荣生便领着士兵代表们到团部去请愿。

代表们腰杆挺挺着来到了团部。

团副金光侠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，吃了一惊，急忙迎出门来。待听清是来闹饷，气便不打一处来，没鼻子没脸地把代表们训了一顿：“发饷是上级的事，爱发就发，不发就不发，胡闹什么！岂有此理！快回去！快回去！”

代表们不理他，吵吵着要见团长，声言团长见不着，就到师部找师长。

彭团长正好从外边回来，听了代表们的意见，便说：“你们稍等，我这就去给师长打电话。”

电话一要通，师长周盘倒先说了话：“石穿（彭德怀的号）呀！听说你团闹饷，真出人意外，你是咋个搞的嘛？”

“哎呀，师长，”彭德怀显得很着急，“不是少数人，是全团在闹。上午到金团副这里，接着又找我。我说‘财政是公开的，团经理处的帐，你们可以去算’，他们不听，要求我报告师长，替他们想办法。”

周盘没好气地说：“我有狗屁办法！”

“现在全师要开平江剿匪，不发一点饷怕不好办。”彭德怀又说，“士兵们的理由是正当的。几个月不发饷了，吃、穿、糊口都谈不上，那他们还不闹啊！”

“石穿，石穿，你怎么也这么说话？”

“师长，我这是说的实话。”彭德怀换了换口气，“二、三团没闹饷吗？如果他们也闹起来，就更不好办了。”

“你等等。……杜际唐，”听筒里传过来周盘的声音，“二、三团怎么样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石穿啊，”周盘又对彭德怀说，“杜际唐说，三团也闹起来了，

二团还没问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石穿，你有什么主意？”

彭德怀很是忧郁：“是要想办法啊，师长，否则有危险。民国九年那次大闹饷，全省军队都向长沙开，只听士兵代表的话，不听长官的话。”

“是啊，”周盘的声音有些颤抖，“那时我是连长，我还不知道吗？你看怎么办好？现在师部只有一万块钱，你同士兵代表谈谈。”

“这恐怕不能解决问题，”彭德怀接口说，“他们在外面等着回话。这样吧，我试着和他们谈谈，等一会再报告师长。”

彭德怀放下电话，走到门口，朝大家苦笑笑，说：“怎么办？”

电话内容大家都听到了，士兵代表们便把目光都集中到张荣生身上。

张荣生对大家说：“这样吧，把团长的态度告诉班内弟兄，下午去师部请愿。”

代表们一片声嚷嚷：“对，去师部！去师部……”

彭德怀招手让大家安静，又给师长要通电话：“师长，谈不通。他们说下午要到你这里来闹。”

“石穿啊，”周盘的音调都变了，“你看有什么办法吗？”

“要不先想法借点钱，”彭德怀想了想说，“我估计在南、华、安三县可暂借十万元，以盐税、鱼税、百货厘金作抵，不要两个月即可还清。具体办法嘛，”彭德怀顿了顿，“向南县商会借五万元，安乡三万元，华容二万元。师部可以不出面，由各团直接向商会交涉。这样可发清今年一月的饷，每兵三元。去年还有两月没发清，大概还要二万多。至于军官发多少，由师部统一规定。一团大约有三万元即可，剩下的交师部。师长同意的话，我这就去南县商会。”

周盘吸口气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吧！”

代表们听团长出面去给借钱发饷，都高高兴兴地回去了。

彭德怀匆匆赶到商会，进门顾不上客气，便直截了当地对商会会长说了士兵闹饷，向商会借钱发饷的事。

商会会长迫于无奈，答应第二天中午交齐。

然而，商会的钱还没送来，向平江开拔的命令倒先到了。九连、二连的士兵委员会开会，坚持不发饷不走。

九连连长黄纯一见说不通大家，便急急忙忙上了团部。

这天晚上，三营通知各连的班长们到营部集合，听团长训话。

班长们集合的时候，彭德怀早就到了。他倒背着双手，看着那一双双充满期望的眼睛，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实际上，这次闹饷的幕后倡导者正是他彭德怀，“不发饷不走”的口号也是以他为首的中共地下团党委提出的，目的是想压周盘发饷，解决士兵的生活困难。可饷没发下来，开拔的命令倒下了，顶着不走会把事情闹坏的。想到这里，便严肃地对大家说：“开赴平江的命令已经下来了，大后天就出发。关于发饷，本来想通过南县商会解决一下，但现在钱还没到手。我今晚再发电报到长沙师部去，请求把钱送到湘阴县，待队伍到湘阴上岸后，每人先发一块钱。”

彭德怀目光炯炯地扫视着面前的队伍，许久，又说：“到了平江，我再给大家想个办法。”

班长们还不能领会团长说“到了平江再给大家想个办法”的含意，十连的一个班长大声说：“如果在南县不发饷，我们还是不走！”

“你给我出列！”彭德怀一听火了，生气地命令这个班长，“你们不听招呼，找死啊！闹饷是要枪毙人的，知不知道？现在，来接防的第八军的队伍离南县只有六十里了，南县四周都是水，你们把事情闹大了，人家包围上来，往哪里跑？”

班长们面面相觑，目瞪口呆。

九连四班长李聚奎心想，团长平常很为士兵着想，这回怎么发火了？怕是有什么不好明说之处。想到这里，便捅了捅身边的六班长说：“团长今天很认真，可能有什么意图，你站出去说几句取保的话吧，你们是老乡啊！”

六班长点点头，立刻站出去说：“报告团长，刚才那位班长的

话说得不对。但他是代表我们所有班长的，我们请求团长原谅了他吧。”

彭德怀沉着脸看了看面前的队伍，对那班长说：“入列吧。”

彭德怀又对大家说：“不是我团长愿意跟你们生气，你们很久没有发饷，我当团长的也一样。刚才我已经说过了，到了平江，我自然要给你们想个办法。你们得听招呼，大后天出发时要执行命令，不准离开队伍！”

队伍喊着口号带开了。

班长们回到各连，便在一起嘀咕，团长这人从当连长到当营长当团长，从来说话算数，他说给大家想办法，自然就会去想。大家的心里呈现出一线线希望。

队伍坐船到了湘阴，一上岸，每人先领到了一块钱的铜板。

## 二

一团步行三天，在六月十八日跟随师部到了平江。二团、三团已先期到达，二团驻城北 50 里至南江桥一线，三团驻东乡的长寿街、嘉义镇一线。师随营学校驻在岳州。

队伍接近平江城西十里，远远地看到有一簇穿长袍马褂的人伙着一些背枪的在路边立着。

走得近了，只见一个梳大背头，穿黑缎子大褂的瘦子上来朝周盘打躬作揖，口称：“敝人是平江县长刘作柱，知道师长率部光临，特引县府人员和知名士绅前来迎接大驾。”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周盘也拱拱手，哈哈笑着。

刘作柱接着说：“敝县深受赤匪祸害之苦，周师长驾一到，便是我平江七十万民众有了再生父母。”

“言之太过，言之太过！”周盘笑得脸上的肉不停地抖动着，“剿除赤患，也是周某之愿也。”

“噢，噢——”刘作柱也跟着大笑。笑了一阵，便招手叫身后

的长袍大褂们过来，一一向周盘作了介绍。

周盘也把彭德怀叫过来，向士绅们介绍说：“这位便是我的一团团长彭德怀。”

“久仰，久仰！”刘作柱和士绅们异口同声地说，“彭团长作战勇敢，带兵有方，某等是如雷灌耳。此番率军前来，实乃敝县之光。”

彭德怀朝刘作柱们笑笑，说：“你们这会当热包子似的捧着，只怕要不了几天，你们就该往外扔了。”

“岂敢，岂敢！”刘作柱嘴里应着，吃惊地看看周盘。

周盘笑着说：“县长不必介意，彭团长乃心直口快之人，从来说话都是巷子里扛竹竿，直来直去。”

“钦佩，钦佩！”刘作柱连连点头。说完，便请师长、团长上马，自己乘滑竿相伴，往县城逶迤开来。

队伍到了城西门口，只见城门边一片杀气腾腾。城门上悬着四把鬼头大刀，隐隐可见斑斑血迹，两边杵着膀大腰圆、满脸横肉的四个刽子手。

二连司号员田长江看着这阵势，心里直扑腾，小声问连长李灿：“连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李灿冷笑笑，说：“表示杀‘土匪’多呗！”

田长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
周盘和彭德怀进了城。师部、团部打前站的已经号好了住处。师部第一训练处驻西街天主堂，一团团部驻南街县总工会，一营驻县城东郊“天岳书院”，二营驻城南四五十里的思村，三营驻县城北街。

彭德怀进了团部还没落座，宿营打前站的张荣生和李灿便赶来报告情况。

“老百姓可遭了大难了！”张荣生开口便说，“清乡队是杀人如麻，一天要杀好几十。”

“今年阴历二月，平江县委组织二十万农军扑城，没有成功，”

李灿接着说，“王东原的十五师等三个师开来清剿，口号是‘宁可错杀一千，不可放过一个’，人要换种，地要翻边。每天都要分配士兵的杀人任务，令每杀一人交回一只右耳朵，以作凭证，有一次一下就交上了两大筐。”

“辜家洞、徐家洞一带受害最重，”张荣生又说，“所留的房屋不过百分之几，光那一片被杀的就有二千多人。阎仲儒旅和难民团还采用剥皮的杀人政策，北乡虹桥一带，剥皮死者不下二三百人。”

“娘的！”彭德怀听到这里，哐地一拳砸在桌子上。

“县委负责人罗纳川被杀了，县委剩下的同志藏在哪里找不着。”李灿接着说，“党组织基本被破坏，监狱里关着上千的人。每天都有人被拉出去砍头。”

“看来情况很复杂，”彭德怀紧皱双眉，朝李灿、张荣生说，“你们赶紧回去，注意掌握部队。晚上，开团党委会。”

这一天晚上，团部副官邓萍、传令排长张荣生、团长的马弁李光、二连连长李灿、九连连长黄纯一、特务连的李力，悄悄地在团长彭德怀的住处集合。这便是一团地下党组织的全部人马。张荣生、邓萍入党稍早，在地方入的党；李光是地方党派来当交通的；李灿、李力入党都才几个月；彭德怀自己也不过半年。虽然成员新，组织新，但他们利用外围组织秘密的士兵委员会，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。

会议一开始，张荣生、李灿又把了解的情况向大家作了通报。

李灿愤慨地说：“清乡队简直比土匪还坏，除了杀人，还捉鸡，杀猪，牵牛，抢掠，无所不为，老百姓被折腾得十室九空。”

彭德怀说：“我看今晚的议题就围绕如何制止清乡队的烧、杀、抢和减轻百姓痛苦，商量些对策。”

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商量来商量去，决定采取分别组织前站人员到各营、连报告当地反动统治的情况；在清乡时监督反动民团，制止他们的残民行为；对本团也进行纪律教育，士兵会员要